

Jeffrey Hudon 博士，圣经考古学，

第 13 节，申命记

和约书亚考古学

© 2024 杰弗里·休顿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和他的圣经考古学教学。这是第 13 节，《申命记》和《约书亚记》的考古学。

《申命记》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即将进入应许之地迦南时向他们发表的一系列三篇演讲。

我只想指出摩西埋葬、死亡、死亡和埋葬的地点。那就是尼波山。尼波山位于约旦。

它实际上就像卡梅尔山一样，是一条山脊，一条长长的山脊，下降到约旦河谷或裂谷。尼波山实际上有两座山峰，双峰。北面的山峰是上帝向摩西展示圣地的传统地点。

早期的朝圣者再次参观了这里，并在四世纪早期将其建成了一座基督教圣地，并最终在那里建立了一座修道院。时至今日，它仍然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朝圣地。当然，摩西对穆斯林人口来说也非常神圣，当然，对犹太人来说也是如此。

但只是简单介绍一下尼波山。该遗址被天主教方济各会购买，并由美国牧师兼考古学家西尔维斯特·萨勒 (Sylvester Saller)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发掘。那已经出版了。

然后几十年，或者几十年后，一位意大利建筑师来重建了这座纪念馆，并将其变得更大，结果和反应各不相同，但保留了许多古老的拜占庭马赛克之类的东西。这是尼波的景色，景色很美。当然，你还可以看到死海北岸、克卡、克卡哈尔庭院、那里的山谷、杰里科，然后在晴朗的日子里；这里有点朦胧，你可以看到山地和耶路撒冷。

当你去尼波山，从这个地方看时，你会意识到你无法看到摩西所看到的一切。因此，上帝向摩西展示圣地是有超自然因素的。你可以看到，其中一部分是上帝的作为，让摩西看到他的子民将居住的所有土地。

好吧，约书亚记是，或者我应该说应该是，对考古学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资源，因为有新的人搬进了这片土地。而这些新人有着不同的物质文化。他们正在做；他们正在摧毁城市，并在城市被摧毁后居住在这些城市，并居住在土地和新村庄等等。

所以，在考古研究史上很早的时候，约书亚记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如您所预料的，结果好坏参半。

就发现情况、已发现的内容和尚未发现的内容而言，有一些高峰和低谷。这又是对约书亚记的细分，也是该书中征服记述的粗略、简化的路线。现在，在这段历史时期，在征服期间，迦南有很多人。

当然，我们也了解迦南人。我们知道迦南人生活在山谷中，包括约旦河谷，更重要的是沿海平原。而且，山里还有人，不同的民族，比如什么？比利洗人、耶路撒冷周围的耶布斯人、亚摩利人、革各人和希未人又居住在山上。

考古工作中一项艰巨的任务是在考古记录中识别这些人的身份，我认为这项任务尚未完成。有人试图将亚摩利人确定为考古学上独特的物质文化。但我认为其他人的尝试几乎是徒劳的。

青铜时代晚期，即征服时期，大约是 1440 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 1400 年，通常是同一类型的陶器。您有当地的迦南器皿、迦南风格的陶器以及塞浦路斯进口或复制品、塞浦路斯进口的本地复制品。因此，我们认为这些人所处的不同地区的陶器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

那么，我们能否将耶布斯人与赫梯人、亚摩利人、迦各人区分开来呢？目前来看，我认为不是。但希望在某个时候，我们能够找到这些人所特有的独特形式或独特制品的证据。后来到了铁器时代，特别是铁器II时期，铁器II时期后期，事情就变得非常有特色。

目前，有许多独特的商品与摩押人、亚扪人、以东人、犹太人、以色列人等有关。现在，征服迦南是一个有趣的考古问题。关于如何把约书亚记视为历史，存在三种基本的历史观点。

关于征服迦南有很多观点，而且很多观点都是这三种观点的变体。我不会花时间展示其中的大部分或全部，但我确实想展示如何将约书亚记作为历史资料来阅读的三种主要观点。第一个就是所谓统一军事征服。

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例如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在他的《以色列史》中，认为《约书亚记》总体上是对事件的忠实记录，并承认这本书是历史性的。现在，谁相信这个观点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前辈的老学者，包括奥尔布赖特、赖特、奥尔布赖特的学生之一约翰·布莱特，以及以色列学者伊格尔·亚丁。因此，他们认为，如果你能读到《约书亚记》，它基本上是历史性的，是以色列人介入并在一代人之内（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征服了书中声称已经完成或声称的事情的一系列战役和事件。已经发生了。

第二种观点最初是由德国学者提出的，最著名的是奥尔布赖特·阿尔特和马丁·诺特，还有诺特的以色列史，就是我们所说的和平移民理论。这些学者认为，《约书亚记》是一段更大、更长时期内发生的事件的浓缩版本。几代人以前，有些人仍然坚持这种观点，这一点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即与士师记更加一致。

如果你读过《士师记》第一章和《约书亚记》，这听起来像是对以色列人进入这片土地时实际发生的事情的两种不同的描述。我之前再次提到过这一点，但奥尔布赖特·阿尔特是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医院橄榄山德国考古研究所的所长。他会向窗外望去，可能在早上喝着咖啡，然后他看到贝都因人来了，把他们的羊群从沙漠带上来，在农民收割谷物后吃收割后的残茬。

当然，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绵羊和山羊会沉积粪便，从而给田地施肥。因此，游牧民族和农民之间存在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他想了一会儿，或者可能比这更长，并确定这可能是古代发生的事情，以色列人作为游牧民族进来，他们会与农民互动，这就是他们相处的方式。

当然，最终会出现问题和冲突，并且缓慢但肯定地他们从游牧民族变成或转变为农民。以色列考古学家约翰·阿哈罗尼（Yohan Aharoni）同意这一观点，伊斯雷尔·芬克尔斯坦（Israel Finkelstein）最初也同意这一观点。从那时起，他的争议就更大了。

现在，讽刺的是，最终的观点在大多数学者、自由派学者和世俗学者中极为流行，在阅读这本书时，基本上就是所谓的社会革命观点。现在，这是一种极端的观点，它最初是乔治·门登霍尔在《圣经考古学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是一本名为《希伯来征服巴勒斯坦》的学术出版物。但他所相信、所争论的是，希伯来人并不是来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是来到这片土地上的人。相反，他们是土著。

他们实际上是迦南人。所以，忘记压迫吧。忘记出埃及记吧。以色列人本身实际上就在这片土地上，你可以说他们实际上是迦南人，或者说是迦南人的臣民。

他们实际上反抗了，发动农民起义反抗迦南领主，并占领了部分土地。现在，继门登霍尔之后的是另一位学者诺曼·戈特瓦尔德（Norman Gottwald），他最近刚刚去世。他已经非常非常老了。

他写了一本名为《耶和华的部落》的巨著，于1979年出版，献给北越人民。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叠加到《约书亚记》中，并再次将其视为迦南地区的一场社会革命——同样，一场创造了以色列人民的土著起义。

现在，这个理论有很多不同的变体，但很多学者都坚持认为以色列人是土著人。他们不是来自迦南以外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那里，只是简单地推翻了主人或精英，并变得自治，可以这么说。

现在，这种观点及其变体显然存在很多问题。几年前，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听到了这种观点的一个变体，他们认为，埃及在这段时间里，因为我们知道阿玛纳信件——我们将在几张幻灯片中再次讨论这些——在迦南有驻军。他们还在雅法、阿菲克、拜特谢安等地进行了活动。

这种观点表明，实际在这些驻军工作的埃及士兵退休了，就像罗马时期退休并拥有自己社区的罗马士兵一样。这些人退休并在山区建立了自己的定居点，因此您与埃及有联系，因为他们是埃及士兵或迦南义务兵，与埃及驻军相比，基本上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也许还占领了城镇同一时间。这些学者有很多想象力，但实际上没有圣经依据，你几乎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我自己的顾问安森·雷尼喜欢说，令人反感的农民理论的想法，即理论本身，令人反感，而不是农民。但无论如何，第一，将现代地缘政治现实叠加或强加到圣经文本上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其次，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这些流离失所的迦南人或无论他们是什么，这些土著人民突然开始建造不同的房屋。

突然之间，他们开始制作不同的陶器和不同的物质文化。他们并没有延续很多迦南传统，但在很多方面都有所独特。你怎么解释？再次，根深蒂固的圣经传统起源于奴隶制和起源于埃及。

还有许多其他的论点。所以说，问题很多，任何一个对经文有高度认识的人根本无法归咎于这个社会革命理论。但我现在再说一遍并解释一下，因为它就在那里，而且目前非常非常流行，是这些人的土著起源。

现在，我自己的顾问，以色列顾问安森·雷尼（Anson Rainey）写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既有流行版本，也有学术版本，主张语言证据和陶器证据表明以色列人的起源是在约旦东部，他们遇到了。他们是跨约旦人，这再次表明他们不是土著，而是迦南之外的人，而且是新来者。这就是目前的三种普遍观点。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次征服的考古证据。同样，从考古学的早期阶段开始，事实上，在 18 世纪末，我们的英国军事工程师查尔斯·沃伦 (Charles Warren) 挖掘和研究了耶路撒冷，他在《旧约》耶利哥的泰尔苏丹遗址进行了几次探测。毫无疑问，这里是古老的耶利哥，因为以利沙的泉水，以及历史上围绕该泉水的持续占领。

你有明确的迹象表明这是古代耶利哥。接下来是另一位英国学者，实际上是连续三位英国学者；约翰·加斯坦 (John Garstang)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挖掘了杰里科。并没有很好地发表，他在《利物浦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报道。

但他辩称，他发现了约书亚时代倒塌的城墙。您可以在这里看到艺术家对此处发现的内容的演绎。两堵墙，上墙和下墙，可能是半护岸墙。

他声称他发现这些墙倒塌了，并辩称已经找到了约书亚征服的证据。一切都很好。顺便说一下，他写了一本书《约书亚记》和《士师记》，这也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部重要著作。

但 20 年后，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另一位年轻的英国考古学家凯瑟琳·凯尼恩 (Kathleen Kenyon) 带着新技术和新想法来到了杰里科。她在 20 世纪 50 年代花了好几个季节来挖掘这个遗址。这里看起来就像月球表面，有很多不同的探险活动进行过大量的挖掘和挖掘。

但凯尼恩挖了。她挖的地方之一就是这里的这条大沟。她将通过挖掘地层来确定该遗址的历史，非常仔细地向下挖掘地层，并查看所有不同的层次。再次，阶层或阶层能够识别和重建城市的历史。

好吧，来看看，她的结论基本上表明，在青铜时代晚期，耶利哥几乎什么也没有。约书亚没有可以征服的城市。大约 200 年前，有一个主要的中间青铜城市，但在青铜时代晚期却没有。

发生了很多故事。我听过很多关于凯尼恩和她的发掘的故事。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件事是她是一个不可知论者，而且非常反犹太主义。

所以，她并没有太大的愿望去证明圣经的记载。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她试图反驳他们，但她并不真正同情圣经，也不同情希伯来人或犹太人。她从未完成她的挖掘报告。

她出版了前两卷，最后三卷在她去世后出版。但即使在挖掘过程中，另一位英国女性奥尔加·图夫内尔 (Olga Tufnel) 也拜访了她，她是在拉吉工作的考古学家。

奥尔加·塔夫内尔说，天哪，我看到了所有这些晚期青铜陶器。凯尼恩说，亲爱的奥尔加，这还不是晚期的青铜。这是中青铜。奥尔加·塔夫内尔据说在拉吉挖掘了相同类型的陶器，但在她的挖掘中，他们认为这是晚期青铜陶器。

换句话说，是出埃及时期的陶器。现在，凯尼恩确实发现了晚期青铜时代的房屋，她发现了晚期青铜时代的坟墓，但她只是简单地说，约书亚时代那里还没有城市。很有意思。

现在她发现了惊人的发现。她发现了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塔楼、城墙以及各种早期的坟墓——这些都是奇妙的发现。她的快讯被《每日电讯报》以及英国和美国的多家新闻媒体发表，也受到高度尊重。

此时的她很受同龄人的尊敬。但在找到约书亚破坏的有力证据方面，她只是简单地得出了否定的结论。

现在，她对加斯唐的数据做了什么？好吧，加斯唐显然弄错了他遗骸的年代，而他的遗骸显然要早得多。那么，我们对此有何看法？嗯，第一，这里的一切，除了新石器时代的塔楼，一般都是泥砖。约书亚被毁后，耶利哥显然无人居住。

你还记得圣经中耶利哥的咒诅。因此，最顶层，即晚期青铜城市，可能有很多都被摧毁了，只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暴露在自然环境中、受到侵蚀等原因而消失了。第二个问题是，在约书亚时代，这里根本不可能是一座空城，而整个圣地最强大的泉水之一，以利沙泉就位于其底部。

难以想象人们不一直住在这里。这里有一座城市，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考古学上还没有明确地鉴定出来。

我应该说，另一种理论，另一种解释，来解释凯尼恩的负面观点，是青铜时代中期的城墙，同样早于约书亚约100、200年，在约书亚时代被重复使用并继续使用。这些的毁灭实际上代表着以色列人统治下的城市的毁灭。所以，对付耶利哥有不同的方法。

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目前，意大利探险队正在挖掘它。洛伦佐·尼格罗 (Lorenzo Nigro) 率领一个小组在那里。

他倾向于研究早期时期，重点关注 EB 和早期青铜时期。但耶利哥仍然是一个谜。我认为这不会给考古学相对于圣经带来严重的问题，因为我提出了这些观点以及其他观点。

现在，其他信仰基督教的考古学家试图改变陶器的年代或到处调整，但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或失败。但我不认为杰里科会造成问题。你会喜欢发现美丽的晚期青铜墙倒塌之类的，以与文字相符。

但我认为这里没有任何内容可以驳回或质疑圣经文本。可以这么说，这只是非证据而不是负面证据。因此，杰里科再次提出了一系列持续的问题。

现在，如果你看看喇合的房子，正如《约书亚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喇合住在墙上。现在我们注意到两堵墙。先是护岸墙，然后是主墙。

她本可以生活在这两者之间。或者《约书亚记》中所描述的实际上是一个炮台室。圣经时代的许多城墙，即城墙，实际上是两排平行的墙，靠近在一起，墙内有房间。

Qeiyafa的照片，这是一座早期的铁制两座炮台墙。这些都有门可供进入。现在，他们为什么要建造这个？好吧，如果有威胁，如果敌人接近城市并且有威胁，他们会用瓦砾填满这些房间，建造一堵特别厚的墙。

但在和平时期，他们会把这个空间用作储藏室或居住区或其他什么。因此，喇合的房子可能位于炮台内，也可能位于护岸和另一堵墙之间。这是夏琐山顶的另一座炮台墙，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所罗门时代。

我们还知道，我也应该指出，我在最后一张幻灯片上没有提到，我们知道征服耶利哥发生在春天，因为间谍再次隐藏在亚麻收获中。这发生在春天。所以，我们知道一年中的这个时间。

现在，我相信这些是被拿走的，这些是里面装有烧焦的谷物的储藏罐。我相信这些是在杰里科拍摄的，是在加斯唐的挖掘过程中拍摄的。现在，他们可能是肯尼亚人，但也可能是加斯唐人。

这里重要的是，如果敌人摧毁了这座城市并放火焚烧，他们将夺走所有谷物和所有可以使用的物品。现在我们知道耶利哥是初熟的果子。它是献给主的。

于是，一切都被摧毁了。来自耶利哥的这表明这是出自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之手，因为谷物被烧毁了。它没有被视为战利品或掠夺品，被胜利者吃掉。

因此，许多小证据似乎再次与圣经相符，尽管肯尼亚和她的一些门徒说，在约书亚时代，根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称呼一座城市。好吧，以色列人经过一番挫折或挫折后占领的下一个城市是艾城。现在，与位于约旦河谷下方的耶利哥不同，耶利哥是地球上海拔最低、最古老的城市，而艾城则位于山地之上。

因此，他们必须爬上山地才能到达下一个迦南城市。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以色列人因亚干的罪而被击败。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然后以色列人就取得了胜利。

我想，艾城的国王被杀了，埋在城门口的废墟里。艾未未给考古学带来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因为根本没有证据表明青铜时代晚期的存在。那么，让我们稍微解开一下这个问题。

艾城是由一位犹太女士在 20 世纪 30 年代首次发掘的。这是一个有点悲伤的故事。她在那里挖掘并不幸去世。

约翰·加斯坦 (John Garstang) 也挖掘了耶利哥城，他在艾城挖了几条战壕。他写了一份报告，但陶器声称发现了晚期青铜器。那件陶器没有被发现。

然后我们来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一名肯尼亚学生约瑟夫·卡洛韦 (Joseph Calloway) 是一名浸信会牧师，也是路易斯维尔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教授。艾的。Et-Tel 的意思又是土丘或废土丘。

艾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毁坏”。因此，阿拉伯语尽管听起来不同，但却是同一个术语。从地理上看，它似乎位于伯特利以东，并且具有艾城所在地的所有特征。

因此，卡洛韦从1964年到1972年对艾城进行了挖掘。他没有发现任何晚期青铜器或人类居住的证据。现在，你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嗯，有三种，也许几种可能性。

一，Et-Tel，这个网站，不是圣经中的艾。我们搞错了。还有另一个网站有晚期青铜时代的证据或在那段时间被破坏的证据。

现在，一些学者，我们将看到一些关于此的幻灯片，已将艾未未定位在不同的地点，Khirbet el-Muqatir，Khirbet Nisya，但在我看来，这些也有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并说，好吧，我们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好吧，第二种可能是圣经弄错了。圣经作者创造了一个故事，他们在这个网站上看到了这些巨大的废墟，并创造了一个故事来解释为什么这些废墟在那里。

圣经对征服艾城的记载是一个神话、一个传说，而不是历史。很多人都遵循这一点。奥尔布赖特和其他人建议，好吧，他们实际上谈论的是伯特利，而不是艾，因为伯特利似乎有青铜晚期的破坏。

那是另一种可能。我喜欢的一种可能性是由几位学者提出的，其中最著名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艾伦·米勒德 (Alan Millard)。现在，这是乔尔·卡洛韦和他在艾城的照片，这是该地点的照片，一些LB墙，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LB墙，一座寺庙，以及可以追溯到族长时期的防御墙。

现在，卡洛韦在他的职业生涯结束时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圣经考古学评论》上，题为《我在艾城的挖掘值得吗？》可悲的是，卡洛韦接受了这个问题的第二个答案。他说，好吧，圣经错了。这根本没有发生，我们只需将这个故事故事视为一个故事，而不是一个历史记录。

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但他相信的是科学，强有力的科学表明这里绝对没有任何青铜时代晚期的证据。这一定没有发生。那里根本没有房子，没有围墙，没有任何可以让他约会的东西。

现在，后来他确实在早期青铜遗迹上方发现了以色列一号铁村的两层地层。有一段时间，他想，好吧，也许这个早期铁器时代村庄的早期第一层是迦南城市，但这并没有成功。因此，他以一种悲伤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他只是无法接受负面证据。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艾伦·米勒德写了一篇非常简短的文章，讲述了他如何相信理解这个、这个问题、这个症结。首先，正如我们所知，我和埃特尔的意思是毁灭。

所以，如果你读过这个记载，以色列人袭击了这座废墟。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此外，卡洛韦和其他发掘的考古学家发现，早期青铜器遗迹可能比出埃及早500年、600年或700年，保存得非常完好，而且数量庞大。

3000年前，它们的保存状况会好多少？或者更进一步，更像是3,400年前。因此，他认为，艾伦·米勒德认为，I的地点实际上是一个临时堡垒，一个临时城堡或栅栏，供周围的迦南人撤退，以防御以色列人的入侵。对我来说，这很好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在青铜时代晚期，它没有被占领，但它被用作迦南人的临时城堡、堡垒和堡垒，也许来自伯特利，也许来自周边城镇。

我应该说，那是他们最后的据点，他们的要塞或堡垒，以抵御攻击。当然，这失败了，以色列人在那里消灭了他们。所以现在、明年、下个赛季或者十年后，证据可能会指向不同的方向。

但我认为艾伦·米勒德的建议，以及其他人也提出的建议，为“我”的问题提供了最好的例子或最好的回应。现在，以色列人攻击的下一个大城市是夏琐城。在这里，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存在破坏。事实上，有两次破坏：早期破坏和后来破坏。

所以，无论你是早出埃及还是晚出埃及，你，你显然都在夏琐。夏琐再次成为以色列考古界自己进行的第一次重大发掘。它的领导者是导演伊格尔·亚丁（Yigal Yadin），伊格尔·亚丁又是独立战争中的前以色列将军。

这就是全部，这基本上是所有第二代以色列考古学家的教室。并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发现。无论亚丁在哪里挖掘，都会有大量媒体报道，因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都知道在哪里挖掘。

他确实有一种特殊的天赋，能够挖掘和发现非常非常令人惊奇的文物、发现和寺庙等等。更重要的是，亚丁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向以色列和外国公众展示他的发现。他能说流利的英语和希伯来语，可以为他的发现增添很多戏剧性。

当他在演讲中讲述这些时，这让他感到非常非常激动人心的冒险。我可能会在他的书中为我们这些人补充一些内容。现在稍微介绍一下夏琐。

夏琐是一座巨大的迦南城市，是所有这些王国的首领，我们稍后会看到。这又是整个场地的俯视图。我们还有另一张照片要上来。

上城之上 这里有两座城池，分别是下城和上城。上城占地约20英亩，在青铜时代晚期圣经时期是一座非常大的城市。然而下城却有180英亩。

这是难以想象的，它有多大。当加斯唐也在那里进行了一些短暂的挖掘时，他认为这是某种战车公园或集结场。他根本无法理解，也无法相信这是一座都市，但那是青铜时代晚期的城市。

巨大，巨大。我们将在这里看到该网站的更好图片。这是上城，它看起来像一个可乐瓶，有弯曲的顶部、弯曲的边缘和嘴唇。

然后下城，又是这里这片巨大的区域，与上城相邻。所以当亚丁和他的团队开始挖掘时，他们既挖掘了上城，又对下城进行了探测，结果发现，不，这不是一个集结场，也不是一个战车公园。这里有寺庙、房屋和城墙。

它确实是一座巨大的城市。因此，当约书亚再次声称夏琐是迦南城市的首领，所有这些王国的首领时，它是，它是，这是一座巨大的城市。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上去消灭了夏琐。

再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一点。这是来自迦南夏琐层的恢复器，这里描绘的是一头狮子。你可以看到迦南的宫墙。

所以，你得到了如此数量的考古数据，中间有一层灰烬，这两层土壤，还有一个恢复器或被打翻的供桌。现在，亚丁声称，在以色列人的毁灭过程中，它实际上被推倒了。因此，就证据而言，迦南、耶利哥都具有中立的地点。

艾通常是负面证据，除非你理解米勒德的建议。但夏琐只是考古学的一个令人振奋的积极例子，再次合作并证实了圣经的记载。但我认为，当你回顾这三个城市时，你会再次看到整个考古学的问题。

考古学有局限性，它不能证明你想要定义的一切。它无法向您展示您想要找到的所有内容或证明某些圣经记载。它确实显示了证据。

它有时确实再次提供了证据或接近证据，就像在夏琐所做的那样。其他时候它并没有太大帮助。所以这又是科学的局限性之一。

现在，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之前提到的以色列考古学家 Adam Zertal 对以法莲山区进行了调查。就在撒玛利亚附近。事实上，该调查的六卷英文版现已出版，这是他的一项艰巨的工作。

他不幸去世了。但在那次调查期间，他正在勘测以巴路山，发现了他认为是一座祭坛的东西，这是一座早期铁器时代的祭坛，里面有大量陶器和祭祀时留下的骨头，还有一条通往祭坛的坡道。

所以他初步发表了这一点，并受到其他考古学家的很多批评，他们说这根本不是祭坛。这是一座了望塔。安森·雷尼 (Anson Rainey) 对泽塔尔的发现尤其非常非常批评。

泽塔尔多年前曾在安德鲁斯大学发表过演讲。最近，安德鲁斯大学的毕业生拉尔夫·霍金斯（Ralph Hawkins）写了一本关于埃巴勒山结构的书，并与泽塔尔争论说，这是约书亚时代的祭坛，据推断，确实是约书亚的祭坛。约书亚记第8章再次提到了这一点。因此，对于这一理论，我听到拉尔夫在学术会议上就此发表演讲，并因其观点而受到一些批评。

但同样，存在两种思想流派或两个阵营。有人认为这可能是祭坛，而另一些人仍然坚持这是一座了望塔。这是南方战役对抗迦南国王联盟的地图。

又到了太阳静止不动的那一天。其中一些城市确实发生了LB破坏。有些则不然。

同样，结果也好坏参半。现在，约书亚还给出了很多针对不同支派的边界描述。当然，约书亚记15章也提到了犹大。

我们已经在另一场讲座中讨论过犹大荒野地区。这对于考古学研究来说非常有帮助，可以发现和挖掘其中一些城市并了解它们何时存在。这有助于确定此列表的日期。

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时间标注了这份清单的日期。我相信它会定期更新。现在出现在《约书亚记》文本中的列表是君主制时期的更新列表，可能在所罗门之后，可能在希西家时代，甚至可能更晚。

泽塔尔的照片，背景是基利心山，著名的照片是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以及示剑市（现在的纳布卢斯）在中心。因此，约书亚在去世前向全国发出呼吁。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天然的露天剧场。

地形使其成为一个理想的地方。他在约书亚记的最后几行中呼吁全国人民对神保持忠诚。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会侍奉主。

当约书亚和长老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就这么做了。然而，约书亚死后，事情就分崩离析了——不幸的是，分崩离析的速度非常快。

非常感谢。

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和他的圣经考古学教学。这是第 13 节，《申命记》和《约书亚记》的考古学。